

<<文心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文心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6702372

10位ISBN编号：9866702375

出版时间：2009-6-16

出版时间：如果出版社

作者：夏丏尊,葉聖陶

页数：29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我看《文心》/作家朱天衣 《文心》是一本很奇特的書，它在一甲子有多、亦即是七十多年前，曾是一本暢銷書，內容主要在教導莘莘學子如何「讀」與「寫」，它本該以條例、工具書的形式出現，但夏丏尊與葉陶聖兩位先生卻以小說的形式，亦即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，為什麼如此呢？我以為整本《文心》在講述「讀」與「寫」時，念茲在茲的就是「生活」--欣賞古今中外著作時，離不開作者執筆時的背景解析；為文書寫時，更該貼近生活。這對初學寫作的孩子尤其重要，因此他們以幾位初中生入學後學習的狀態為故事架構，再以生活化的方式書寫，藉以傳達他們所想說的話語。

這樣的書寫不僅好看易懂，且兩位先生在未集結成冊前，以輪流執筆的方式陸續先在雜誌中連載，如此一來，便可以將即時發生的時事信手拈來，成為文章的素材，當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那段歲月已歸入史頁，但當時動盪不安的氛圍，卻扎扎实實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，包括東北戰火正熾、上海陷入保衛戰的緊張情勢，以及人們在戰爭籠罩下的困境，都穿插進故事中，且隨著故事中的人物跌盪起伏，這樣貼近真實生活，能不得到廣大群眾的共鳴與迴響嗎？

即便以現今來看，這都算是很一種很奇特的書寫方式，而且別忘了，它本該是一本工具書。

此外，還想談談這本書的另一個背景，就是「社會主義」的部份，在第八篇「詩」這章節裡，因為「一·二八」事變，引起金融恐慌，許多銀行紛紛倒閉，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一般的市井小民，這和我們此刻所面臨的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是相仿的，在這樣的氛圍裡，第一個該被檢討的當然是原本能呼風喚雨的資本家，當時資本主義橫行霸道，還不太有其他力量能與之抗衡，「社會主義」似乎就成了唯一的救贖，所以當故事中的枚叔帶著孩子展讀新俄作家的詩作「工廠的歌」及「天國的工廠」時，便會如許的讚嘆。

且後來故事還讓主角之一的樂華因家計不濟輟學到工廠工作學習，趁便也大大讚揚了勞動的可貴，這對出生在臺灣逢「共」必反的我們而言，是會有些刺眼的，但若是我們把眼光調焦到當時的中國，清末以降，所有加諸於我們國家的枷鎖，幾乎全來自於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，稍有志氣的青年，莫不以站在對立面的社會主義為師，尤其打著工農兵旗號，便意謂著和弱勢站在一起對抗腐敗的強權，「擁抱馬列」在當時幾乎可說是和「愛國」劃上等號的。

當然，爾後共產黨在中國施行許多政策後，才發現共產是理想，它的辦法卻不符合人性，在一切共產又同酬下，人的能力降到了最低，更糟的是，以出身論階級，以至造成外行領導內行，到最後人無法盡其才，無法貢獻一己之力，國家焉能不亂，直到發生文化大革命大家才醒悟這是倒行逆施，而這也都是後話了，至少在這本書出版時，社會主義共產制度尚代表人道精神，它確實曾是有理想的熱血志士冀望的對象。

若說閱讀《文心》，與此刻的我們還有甚麼出入，那應當就是時代不同，有些習慣用語相異，所產生的隔閡感吧！

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，我曾拿給身邊一位九年級的高材生試著讀讀看，她的第一反應是「這是一本時代好久遠的書，用詞用語和現在很不相同。」

「但讀得懂嗎？」

「沒問題呀！」

意思都能明白。

也許這正說明了歷史綿延、幅員遼闊的中華民族，即便有百花齊放的各色方言，但歸結在同一個系統下的文字書寫，就算久了、遠了，也溝通得了，所以在進入《文心》之始，我們可試著略做調適，讀這本書仍是可以暢行無礙的。

說到這，不禁讓我想談談近年來的母語教學，以我所見，既然稱之為母語，就該以母親教孩子牙牙學語的方式進行，無需文法，無需羅馬拼音，直接口傳心授，以最生活化的方式進入就對了，但不知為甚麼，現在小學在教閩南語、客語、原住民語時，卻編了一套看不懂、也念不出音來的文字，別說孩子霧裡看花，連原本會說母語的大人也一知半解，這不就是教學脫離了生活的緣故？

當然有許多懷有「建國」理想的學者，冀望藉此發展出一套有別於「中國」的文字系統，但語言文字最基本的功用即是溝通，是經過數千年演化、幾十億人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，又豈是極少數人關起門

<<文心>>

來自創一套系統能取代、能撼動得了呢？

方言的繁複、多元化，只會使一個民族、一個國家的文化更多采多姿，創作出更豐美的藝術，音樂如此，繪畫雕塑如此，文學更是如此，但用以溝通的文字一旦呈斷裂且暴戾式的變更，先不談可行性，首先，我們就會失去和更多數的人，包括活著的及逝去的人交談溝通的能力，那會是甚麼樣的損失呢？

數千年來，先民所流傳累積的豐富文化，可以是負債，也可以是遺產，端看我們怎麼去活用它，這在「文心」中亦花了不少篇幅探討，在當時是「中西」、「古今」之辯，沒想到事隔近八十年，一樣的問題仍騷擾著我們，只因為政治掛帥的緣故。

回到本該是工具書的《文心》吧！

書中當然談到了很多增進語文能力的方法，包括題目與內容的主客關係，以觸發、印象進入書寫，信件、日記的應用，詩詞的欣賞、創作，東方、西方戲劇的比較，書畫創作的共通性，乃至前一陣子我們也吵得火熱的修辭學，其中雖也有較深澀的文法教學，但萬變不離其宗的，都會將其回歸到「生活」的層面，就好比說到修辭時，書中請了一位趙先生來和大家演講，他以非常平實的口吻略談了修辭的分類與運用，而最後終結時特別提到修辭技術的源頭，還該是深刻的生活，也就是說，再華麗的文藻，若沒有深刻的內容，只是在文字表面形式上用功夫，那也只是雕蟲小技而已。

回頭來看看我們的語文教學吧！

近年來，大家不是常怨嘆這一代的孩子語文程度低落，當我們把閱讀摒除於正規課程之外，老實說要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便已是緣木求魚了，閱讀的重要花三天三夜都說不盡，這裡就先擱下不說。

而讓我不明白的是，既然覺得孩子程度不夠，那又為甚麼要把以往初中都不會教的修辭學擺入國小的課程裡，我以為除了方便考試，沒有別的理由好說。

就像報上曾有讀者投書說道：與其每次要為某個字的正確讀音爭論不休，不如開放各式讀音，只要聽得懂即可。

可是對不起，只要現在考試的方式不變，這建議是行不通的，因為選擇、是非題的考法，是必須要有標準答案的，所以在同樣的需求下，修辭學便也應運而生了。

我也看到一位老師投書要大家別輕看孩子，多給他們一些時間，認真努力的學習，孩子終究還是可以學好修辭學的，我當然相信要學好一門絕活，多給時間是能成事的，鐵杵不就是這樣磨成了繡花針？只是我不明白，要孩子在邏輯能力還不完備的年紀學這些修辭來做甚麼？

寫文章嗎？

閱讀文章嗎？

還是提早做一位文學評論者？

我看即便是文學評論家也不會拿修辭學去度量一位作家的作品，所以要孩子們花這麼大工夫學會如何分辨映襯、誇飾、隱喻……的目的是甚麼？

除了為孩子在閱讀與寫作設下更多的障礙，我真的看不出其中還隱藏了甚麼精深的道理，而且這樣大量的時間可以讓孩子讀多少有趣的書？

學多少有意思的課程？

就算只是到操場活動活動，都要美多了。

最後讓我們來談談書寫吧！

《文心》確實讓我重新省思了許多事，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這麼多年來陪伴孩子寫作的方式是否對了？書中把文章書寫分成習作、應用與創作三個層面，一般課堂上的練習及應付考試自然就是習作了；運筆嫻熟了、寫作習慣養成了，未來人生的路上凡是需要書寫的時候，手握著筆就不會有千斤重了；而創作的範疇就不是人人可及的。

這確實也是我的經驗談，二十多年來，我所接觸過的孩子不下千人，我深切明白，其中真正能走入文學創作這條路的孩子確實稀有，不會超過十人，這很符合社會結構的比例，而明白創作之路艱辛的我，自然也不會隨意鼓勵孩子往這上闖，那麼，我這麼使勁的投入這項工作，只是為了讓孩子能對付學校功課？

在基測、指考時不至失分？

偶而參加個比賽、徵文能得獎？

<<文心>>

未來求職寫自傳、履歷不成問題？

如此而已嗎？

當我回頭再看檢視這麼些年來和孩子共處的時光，我發現，其實自己一直在和他們分享我生命中的點點滴滴，那是生活的，也是文學的，天底下沒有一個生命是全然相同的，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且值得被珍視的，一個生命流動的軌跡，表現於文字、藝術，或僅止於生活，都是文學的呈現，人生和文學是切切相繫的。

所以文學是既深且廣的，它不僅止於寫與讀，還該是一種生活態度，我始終感謝父母給予我一個豐饒的讀寫環境，但我更該感謝他們賦予我一雙文學的眼睛，讓我可以透過別人的書寫明白另一種生命形態，也讓我以一位書寫者的角度看待自身的處境，活出不一樣的人生樣貌。

《文心》最後一章的「最後一課」，談到三年來王老師所給予學生們的，不就是同樣一份禮物？

而這二十多年來，我不自覺的最想和孩子們分享的也同樣是這份捧在心口的珍寶。

讀過《文心》，再展望未來教學寫作這件事時，我的態度仍會是一樣的，只是我會更歡欣愉悅的以父母待我的方式，和孩子們徜徉在豐美的文學天地間。

內容概要

傳承半世紀、一生受用的中文學習課 朱自清最推薦的中文學習書，一本用故事教你「讀」和「寫」，讓你從日常生活中抓住學習中文的訣竅，寫出好中文。

一本用故事教你「讀和寫」的書！

· 中文不好，其他科目也不會好：只有提昇中文能力才能增加其他科目的學習力！

· 生活教育差，其實是中文差：只有從心感受到語文的美及意境，才能見賢思齊，提昇自己的品格境界！

· 中文應該這樣學，簡單有效不複雜：簡單原則告訴你如何從日常生活中隨時體會中文、學習中文。

· 提昇中文力，再也不怕讀和寫：學寫作就是學表達，不僅作好溝通更能抒發人心，掌握方法寫好作文不用怕。

《文心》是一九三〇年代，兩位對中文教育諄諄善誘的前輩為中學生寫出來的語文教育書。

當時這兩位教育家看到中學語文教學遇到不少問題，因此商量寫一本專講讀和寫的書，和青年學生們談談這些問題。

兩位輪流執筆，花費了一年的時間，先是在《中學生》雜誌上發表，後來集結成《文心》這本書，數十年來一直深受讀者歡迎，再版不輟。

時至今日，這本書中所談關於中文學習的一些基本觀念，仍然是學好中文最重要的基礎。

學中文絕對不只是為了考試，它還能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，及處理生活的能力，所以必須從年輕的時候就紮下基礎。

如果不把教學的目的弄清楚，或者學習的方法不得當，自然會遇到許多問題，所以，這不僅是一本屬於中學生的書，更是中學教師應該讀的一本書。

這本書是用故事體裁寫的，內容多是兩位作者的親身體驗變成的故事。

循循善誘的國文老師王仰之，好學不倦的學生樂華與大文，師生之間的對話不僅僅是帶出涵括修辭、語法、語彙、詩詞、小說、日記、書信、工具書、文學史等，與作文相關的全部語文知識，還帶出了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求學環境，這或許也是閱讀此書額外的收穫。

作者簡介

夏丏尊 (1886-1946) 夏丏尊是上個世紀著名的文學家，也是一位熱心的語文學家。

他自幼學習經書，十六歲時 (1900年) 考中秀才。

隔年赴上海讀書，後改入紹興府學堂學習，讀了半年後因家貧不得不中斷學習，回故鄉教書，在教書的同時仍勤奮自修中英文。

1905年十九歲時負笈東瀛，先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，之後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，而後同樣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輟學回國。

至此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。

雖然夏丏尊始終未取得過任何畢業文憑，甚至連中學都未曾修業完，但憑著自身的毅力與勤奮自修，在學術、語文、翻譯等方面有著不凡的成就。

他是中國最早提倡語文教學革新的人，是白話文運動的健將。

歷任浙江春暉中學、上海立達中學教師、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。

他並創辦開明書局，以及《中學生雜誌》，期望透過出版品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，並提出「受教材不等於受教育」的觀點。

認為學生受教育的目的，是為了培養日常所必需的各種基本能力。

1934年，他與葉聖陶共同撰寫的讀寫故事《文心》出版，是由連載於《中學生雜誌》上的文章所集結而成。

該書出版後深受中學師生歡迎，被認為在國文教學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葉聖陶 (1894-1988) 葉聖陶，原名葉紹鈞，是著名作家、教育家、編輯家、文學出版家和政治活動家。

1907年，葉聖陶進入蘇州草橋中學 (即後來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) 就讀時，開始接觸外國小說及當時的文藝新潮，不僅深受影響，更與同學組織了詩會《放社》。

中學畢業後，於當地一家初等學校任教，並嘗試新式教學法。

而後至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學校任教，同年擔任商務印書館的小學教科書編輯。

葉聖陶終其一生都專注推動文學運動。

曾參與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「新潮社」，並參與出版小說、新詩、小品、文學批評及劇本等各種文學作品。

1921年起在上海、杭州、北京等地中學和大學任教，並與茅盾、鄭振鐸等人發起組織「文學研究會」。

。

1923年在為文學家開辦的書室「樸社」擔任編輯。

葉聖陶擔任編輯之前，曾做了十多年的教師，教育名言是：「教是為了不教」。

亦即教育學生的目的，就是為了激發學生具備自我教育能力，能自覺地豐富和完善自己，而不需再被誰教。

更認為應當教給學生學習的方法，而不是僅止於灌輸書本知識。

這個觀念帶給當時強烈依賴記憶與灌注的傳統語文教學方法，相當大的衝擊。

书籍目录

序一 朱天衣序二 陳望道序三 朱自清一「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」二 方塊字三 題目與內容四 一封信
五 小小的書櫃六 知與情與意七 日記八 詩九「文章病院」十 印象十一 詞的認識十二 戲劇十三 觸發十
四 書聲十五 讀古書的小風波十六 現代的習字十七 語彙與語感十八 左右逢源十九「還想讀不用文字寫
的書」二十 小說與敘事文二十一 語調二十二 兩首《菩薩蠻》二十三 新體詩二十四 推敲二十五 讀書筆
記二十六 修辭一席話二十七《文章的組織》二十八 關於文學史二十九 習作創作與應用三十 鑒賞座談
會三十一 風格的研究三十二 最後一課附錄 重印後記 葉至善

章节摘录

三 題目與內容 星期六的第一班是國文課的作文。許多同學來到這學校裡，這還是第一次作文；大家懷著「試一試」的好奇心，預備著紙筆，等候王仰之先生出題目。

天氣非常好。

陽光從窗外的柳條間射進來，在沿窗的桌子上、地板上、同學的肩背上印著繁碎的光影。王先生新修面頰，穿著一件洗濯得很乾淨的舊綢長衫，斜受著外光站在講臺上；誰望著他就更親切地感到新秋的爽氣。

「諸君且放下手裡的筆，」王先生開頭說，「這是第一次作文。」

關於作文，我要和你們談幾句話。

現在我問：在怎樣的情形之下，我們才提起筆來作文呢？

「要和別地的親友通消息，我們就寫信，寫信便是作文。」

一個學生回答。

「有一種意見，要讓大眾知曉，我們就把它寫成文字；這比一個一個去告訴他們便當得多。」

「經歷了一件事情，看到了一些東西，要把它記錄起來，我們就動手作文。」

「有時我們心裡歡喜，有時我們心裡愁苦，就想提起筆來寫幾句；寫了之後，歡喜好像更歡喜了，愁苦卻似乎減淡了。」

有一回，我看見親手種的薔薇開了花，高興得很，就寫一篇《新開的薔薇》；再到院子裡去看花，覺得格外有味。

又有一回，我的姊姊害了病，看她翻來覆去不舒服，我很難過，就寫一篇《姊姊病了》；寫完之後，心裡彷彿覺得鬆爽了一點。

王先生望著最後說話的一個學生的臉，眼角裡露出欣慰的光，他點頭說：「你們說的都不錯。」

在這些情形之下，我們就得提起筆來作文。

這樣看來，作文是無所為的玩意兒嗎？

「不是。」

全級學生差不多齊聲回答。

「是無中生有的文字把戲嗎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

「那麼是什麼？」

王先生把聲音提高一點，眼光攝住每一個學生的注意力。

「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。」

朱志青的口齒很清朗，引得許多同學都對他看。

王先生恐怕有一些學生不很明白朱志青的話，給他解釋道：「他說作文同吃飯、說話、做工一樣，是生活中間缺少不來的事情。」

生活中間包含許多項目，作文也是一個。

樂華等王先生說罷，就吐露他的留在唇邊的答語道：「作文是應付實際需要的一件事情，猶如讀書、學算一樣。」

王先生滿意地說：「志青和樂華都認識得很確當。」

諸君作文，須永遠記著他們的話。

作文是生活，而不是生活的點綴。

停頓了一會兒，王先生繼續說：「那麼，在並沒有實際需要的時候，教大家提起筆來作文，像今天這樣，課程表上規定著作文，不是很不自然的可笑事情嗎？」

「這就叫作練習呀。」

大文用提醒的聲口說。

「不錯。」

要教諸君練習，只好規定一個日期，按期作文。

<<文心>>

這是不得已的辦法。

並不是作文這件事情必須出於被動，而且必須在規定的日期幹的。

到某一個時期，諸君的習慣已經養成，大家把作文這件事情混和入自己的生活裡頭，有實際需要的時候能夠自由應付：這個不得已的辦法就達到了它的目標了。

」王先生說到這裡，回轉身去，拿起粉筆來在黑板上寫字。

許多學生以為這是出題目了，都聳起身子來看。

不料他只寫了「內容」兩個字，便把粉筆放下，又對大家談話了。

「我們把所要寫的東西叫作『內容』，把標舉全篇的名稱叫作『題目』，依自然的順序，一定先有內容，後有題目。

例如，看見了新開的薔薇，心裡有好多歡喜的情意要寫出來，才想起《新開的薔薇》這個題目；看見了姊姊害病，心裡有好多愁苦要想發洩，才想起《姊姊病了》這個題目。

但是，在練習作文的當兒，卻先有題目。

諸君看到了題目，然後去搜集內容。

這豈非又是顛倒的事情嗎？

」全堂學生都不響，只從似乎微微點頭的狀態中，表示出「不錯，的確是顛倒的事情」的回答。

「顛倒誠然顛倒，」王先生接下去說，「只要練習的人能夠明白，也就沒有害處。

練習的人應該知道作文不是遇見了題目，隨便花言巧語寫成幾句，就算對付過去了的事情。

更應該知道在實際應用上，一篇文字的題目往往是完篇之後才取定的；題目的大部分的作用在便於稱說，並沒什麼了不起的關係。

這些見解很關重要。

懂得這些，作文才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；不懂得這些，作文終於是玩意兒、文字把戲罷了。

從前有人閒得沒事做，取一個題目叫作《太陽曬屁股賦》……」全堂學生笑起來了。

王先生帶著笑繼續說：「他居然七搭八纏地寫成了一篇，搖頭擺腦念起來，聲調也很鏗鏘。

這種人簡直不懂得作文是怎麼一回事，只當它是無謂的遊戲。

其實，這樣的作文，還是不會作的好；因為如果習慣了，對於別的事情也這樣『遊戲』起來，這個人就沒有辦法了！

然而，從來教人練習作文，用的就是類乎遊戲的方法，諸君恐怕不大知道吧？

剛才看了幾頁歷史，就教他作《秦始皇論》、《漢高祖論》，還沒有明白一鄉一村的社會組織，卻教他作《救國的方針》、《富強的根源》。

這不但二三十年前，就是現在，好些中學校裡還是很通行呢。

這些題目，看來好像極正當，可是出給不想作、沒有能力作的學生作，就同教他作《太陽曬屁股賦》一樣，而且對於他的害處也一樣。

」又是一陣輕輕的笑聲，笑聲中透露出理解的欣快。

「所以，我不預備出這一類的題目給諸君作。

本來，出題目可以分作兩派。

剛才提起的是一派。

這是不管練習的人的，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，例如要你論秦始皇你就得論秦始皇；要你怎麼說就得怎麼說，例如要你說『我國之所以貧弱全在鴉片』，你就得說『我國之所以貧弱全在鴉片』。

另外一派就不然，先揣度練習的人對於什麼是有話說的、說得來的，才把什麼作為題目出給你作。

而且這所謂什麼只是一個範圍，寬廣得很，你劃出無論哪一個角來說都可以。

這樣，雖然先有題後作文，實則同應付實際需要作了文，末了加上一個题目的差不多；出題目不過引起你的意趣罷了，所寫的內容還是你自己原來就有的。

我的出題目就屬於這一派。

」王先生說到這裡，才在黑板上寫出兩個題目：《新秋景色》《寫給母校教師的信》許多學生好像遇見了和藹的客人，一齊露著笑臉端詳這十幾個完全了解的字。

有小半就拿起筆來抄錄，還有幾個隨口問道：「是不是作兩篇？」

」王先生一壁揮去衣袖上的粉筆灰，一壁回答道：「不必作兩篇，兩個题目中揀作一個好了。」

<<文心>>

如果有興致兩個都作，那當然也可以的。

你們且慢抄題目，我還有幾句話。

對於這兩個題目，我揣度諸君是有話說的、說得來的。

我們經過了一個炎熱的夏季，這十幾天來天氣逐漸涼快，時令已交初秋，我想大家該有從外界得來的一種感覺，從而想到『這是初秋了』。

請想想看，有沒有這種感覺？

」「有的，」一個胖胖的學生說。

「我家裡種著牽牛花，爬得滿牆，白色的、紫色的、粉紅色的都有。

前一些時，早晨才開的花，經太陽光一照就倒下頭來了，葉子也軟垂垂地沒有力氣。

有一天上午，已經十點鐘光景了，我瞥見牆上的牽牛花一朵朵向上張著口，開得好好地。

從這上邊，我就想到前幾天落過幾陣雨，我就想到天氣轉涼了，我就想到『這是初秋了』。

」「你如果作《新秋景色》這一個題目，你將說些什麼呢？

」王先生問，聲音中間傳達出衷心的喜悅。

「我就說牽牛花，」那胖胖的學生不假思索地回答，「牽牛花經得起太陽光照了，這是新秋的景色。

」王先生指著那胖胖的學生對一班學生說：「這是他的文字的內容。

這個內容不是他自己原來就有的嗎？

你們感覺新秋的到來當然未必由於牽牛花，但一定有各自的感覺；也就是說，各自的文字各自有原來就有的內容。

大家拿出來就是了，這是最便利的事情，也是最正當的事情。

」大部分的學生一時沉入凝想的狀態；他們要從他們的儲蓄庫中檢出一些來，寫入他們的文字。

有好幾個分明是立刻檢到了，眉目間浮現著得意的神色。

「再來說第二個題目。

諸君在小學校裡有六年之久，對於小學校裡的教師，疏遠一點的伯叔還沒有這般親愛。

現在諸君離開他們，來到這裡，一定時時刻刻想念著他們，有許多的話要告訴他們。

不是嗎？

」全堂的同學有大半是像樂華、大文一樣，以前並不在H市的小學校讀書的，經王先生這麼一提，被他勾起了心事，就覺得非立刻寫一封信寄去不可；他們用天真的懷戀的眼光望著王先生，彷彿說：「是的，正深切地想念著他們呢！

」一個學生卻自言自語道：「明天星期日，我定要去看看我的屠先生了。

這幾天下午總想去，只因在運動場上玩得晚了，一直沒有去成。

」「你的屠先生就在本市，」王先生說，「所以明天你可以去看他。

他們的先生不在這裡，而要同先生通達情意，除了寫信還有什麼辦法？

現在我要問從別地來的諸君：寫一封信寄給你們的先生，是不是你們此刻的實際需要？

」「是的。

」大半學生同聲回答。

「信的內容是不是你們原來就有的？

換一句說，是不是原來就有許多的話想要告訴你們的先生？

」「是的。

」「那麼，我的題目出得並不錯。

題目雖然由我出，你們作文卻還是應付真實的生活。

」王先生挺一挺胸，環視全堂一周，又說：「諸君揀定了題目，就在自修的時候動筆。

下星期一交給我。

作成了最好自己仔細看過，有一句話、一個字覺得不妥當就得改，改到無可再改才罷手。

這個習慣必須養成：做不論什麼事情能夠這樣認真，成功是很有把握的。

」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《文心》是一本很奇特的書，它在一甲子有多、亦即是七十多年前，曾是一本暢銷書，內容主要在教導莘莘學子如何「讀」與「寫」，它本該以條例、工具書的形式出現，但夏丏尊與葉陶聖兩位先生卻以小說的形式，亦即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，為什麼如此呢？

我以為整本《文心》在講述「讀」與「寫」時，念茲在茲的就是「生活」。

朱天衣

编辑推荐

聯合推薦 李家同 / 靜宜、暨南、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朱天衣 / 作家 余光中 / 名詩人、中山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何寄澎 / 台大中文系教授 張曉風 / 作家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